

你愛看的戲 黃旺成都說出來了

文 | 曾子玲 崑山科技大學講師 圖 | 國立臺灣文學館

郁永河17世紀末來臺灣採硫磺，曾寫下「里巷彌日不演戲」歌詠臺灣人演戲酬神的詩句，戲在戲園，也在街頭巷尾或者是在廟埕。古人看的是高甲戲、梨園戲、北管戲、採茶戲、京戲、歌仔戲、四平戲、閩劇、掌中班，今人進電影院或打開電視、網路手機，可以看日劇、韓劇、美劇、泰劇等各種影片，工具普及讓現代人享有看戲的日常樂趣；人生有戲看，最重要。

一起看戲吧

臺灣戲曲活動從清代開始就十分興盛，康熙年間來臺的郁永河就曾寫下「里巷彌日不演戲」的詩句，提到臺灣街頭巷尾，沒有一天不演戲的，從早期的梨園戲、七子戲，以及乾隆嘉慶以後流行的亂彈戲，都是日治時期以前主要流行的劇種。

到了日治時期，由於新式舞臺的建立，引進了大量的中國戲班，包含上海京班、福建閩班等等，帶來了更精緻的表演藝術、生動的舞臺布景與豐富的劇目，直接間接地促進了臺灣本地戲曲的發展，看戲成為當時百姓重要的娛樂活動，甚至於不只看戲，同時也學唱戲、演戲。

至於讀書人對於戲曲的喜愛其實不亞於一般民眾，但對於總抱持淑世理想、很矜持的知

識分子來說，又不能單純只從娛樂效果來看戲，總是要賦予教化的意義，給予戲劇評論與批判。

黃旺成（1888-1978）一生經歷豐富，最可貴的是他一生幾無間斷的日記，內容包含了豐富的看戲紀錄，透過《黃旺成先生日記》可以看到當時都是誰愛看戲？看的又是什麼戲？了解日治與戰後初期文人們的戲劇休閒活動。

據日記所寫，幾乎三天兩頭就有看戲活動，而且逐年增多，劇種包含高甲戲、梨園戲、北管戲、採茶戲、京戲、歌仔戲、四平戲、閩劇……幾乎無所不包，甚至不再是「以歌舞演故事」的改良戲。這些戲劇都是黃旺成與朋友熱衷欣賞與討論的，有時與家人、與妻子，有時與朋友、與學生，黃旺成的看戲紀錄，具體呈現了臺灣人愛看戲的情形。

什麼戲沒關係 只要有戲看

日記通常不會清楚記錄劇種、劇目，尤其是在廟口看戲，通常沒有特別說看了什麼戲。1918年以前，黃旺成任教新竹公學校期間，這時期看戲的地點多半在宮廟前，或村子的廣場，多半是因為神明生日，或迎神賽會，如1912年2月25日為舊曆正月初八，演「天公生」之戲，這是臺灣演戲最主要的理由，臺灣文人也都熱衷於廟會慶典活動。而這類演戲都十分熱鬧，有時有數臺戲同時演出，三五好友、家人隨興而往，如1915年7月30日觀音媽生日當天，黃旺成就與朋友李君一起去看戲，日記寫：

七時半鄭君來共出招李君，再來式君家，適式君招子出遊，片刻即還。李君探論維新俊傑之爭論事畢，一同往觀音亭看戲（大三台、小一台），至九時出南門，無戲而還。

在各種嚴肅繁瑣的公務結束後，黃旺成與朋友一同前往觀音亭看戲，日記中並註明這天的戲很熱鬧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有演戲。黃旺成七時半出門拜訪朋友，九點就轉往南門，逗留的時間不長，可能是因為演出不夠吸引人，不夠盡興，所以又轉往南門看別的戲，最後無戲可看只好回家。

這類演出通常不載明劇目，僅提起看了九甲戲、子弟戲、掌中班等等，鮮少有所評論，偶爾提及：「竹蓮寺前有三四臺戲，瀟灑班新華鳳最膾炙人口。」偶而有較嚴厲的批評，這



侯榕生於舊金山的京戲演出
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070120167 劉枋捐贈

也就是知識分子對社會教化的關心：「乃金精娘娘射殺楊文廣子，淫殺兵卒，備極羞態，婦女子之觀者何以？」這天黃旺成與鄭元璧、戴良一起到醉香居用餐後，又一同到外馬祖宮看演九甲。這齣劇改編自《楊文廣平閩十八洞》，演金精娘娘與宋營參軍李伯苗成親降宋的故事，不過黃旺成卻認為這樣的劇情，不適合婦女觀眾觀看。當時各類劇種中，掌中班，也就是現在所說布袋戲，可說是演出次數最頻繁、最受歡迎的。

除了神明生日時，街頭巷尾常有戲劇表演之外，婚喪喜慶時也常有各種戲劇表演。例如日治時期的天長節，也就是天皇生日，也常演戲。例如1916年10月31日天長節，當日在公園有「素人芝居」、「藝妲唱」、「支那芝居」的演出，藝妲唱是廟會常見的表演，遊藝妲以做唱的方式演出，當時文人結交藝妲，私人宴飲也常邀請藝妲演唱戲曲，「支那芝居」當為京劇，而「素人芝居」就是業餘演員的演出。

追星看戲賞布景

戲園就是文人看戲的主要場所，進戲園看戲的態度也不同於逛廟會或駐足里巷般的隨意，觀眾對於劇目、演出水準、表演藝術會比較講究，因此對於演員也會特別重視，甚至在看完戲之後也會有很多劇評。

例如 1919 年 7 月 30 日，黃旺成去看鴻福正音班，特別提到小生月月紅、旦小桂雲，認為演出「頗有可觀」。1921 年看桃園女班，黃旺成則有「武陵春聲美、早粉色美、子都美藝美，外無可取者」，這些聚焦在演員的評語。

1921 年 11 月醒鐘安京班至臺中樂舞臺演出，樂舞臺是 1920 年落成的，位於臺中初音町，約在現在中區，是一棟二層樓的新式娛樂機構，約可容納一千五百人。一日，黃旺成與好友蔡遜庭、玉欽、基印、世珍聚談，又想邀老妓白仔杏一起出去玩，可惜白仔杏不在，又聽說白仔杏可能往樂舞臺看戲，所以一行人又到樂舞臺找人，但也沒找到。後來眾人突發奇想，想邀名角崔金花，但崔金花不肯，一行人離開後，路上又遇到陳萬山，遜庭放話要出「五十金」邀崔金花，於是陳萬山又回去交涉，但金花很大牌仍不肯答應。第二天黃旺成到樂舞臺看戲，當天戲碼是《莊子破棺》與《活捉呂蒙》，《莊子破棺》演莊子偽裝暴病身亡，又化身楚王孫調戲妻子的故事；《活捉呂蒙》又叫做《玉泉山》、《關公顯聖》，演關公死後，靈魂不滅，活捉呂蒙又驚嚇曹操，曹操因此得頭痛之症。雖然戲演得精彩，但黃旺成卻

心繫著崔金花，因此日記裡就有「崔金花不見，興味蕭然」的紀錄了。

可見當時文人去戲園看戲，有時候關注的並不是戲劇，而是演員。就像現在「追星」的我們，去聽演唱會，衝著超強卡司陣容而追某部劇、看某部電影，目的也不純然是在聽歌或看戲，而是關心演唱或演戲的人。

戲園裡除了演員很受矚目之外，舞臺布景設計也是觀眾很關心的。日治時期來臺演出的京班大多是上海京班，講究舞臺布景與各項噱頭，例如有一次演出《紅樓夢》故事《饅頭庵》，戲院便大肆宣傳今晚要演「饅頭庵空中飛人」。當時黃旺成在蔡蓮舫家中擔任家庭教師，便帶著頭家的兒子伯涼先去买票，由於宣傳很成功，當天的票幾乎賣完了，1921 年 11 月 24 日的日記寫著：

末齣饅頭庵乃尼姑智能與秦鐘公子鍾情，致死後出夢，乃在紗幕內盪鞦韆作蝴蝶舞，所謂空中飛人即此也，無甚稀奇，蓋為吸收人氣而設也。

黃旺成日記裡所說空中飛人，據徐亞湘在《史實與詮釋：日治時期臺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》一書，曾揣測這可能就是吊鋼絲的表演，可見戲班布景搭設十分別出心裁，在 1921 年的臺灣，就已經有吊鋼絲的演出了。

除了追星、欣賞華麗的布景之外，當時的文人對於新型態的「改良劇」也很支持。改良劇又稱文化劇，屬於話劇而非傳統戲曲，不過



第 3 彈
我喜歡看什麼戲也要跟你說嗎？



臺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劇演出實景，左為黃金火。
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9016 林章峯捐贈



臺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劇演出實景，演員的服裝呈現臺灣本土及日本殖民近代化的西洋風格
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9016 林章峯捐贈



1927年10月17日臺南文化劇團第二回演藝紀念合照
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9016 林章峯捐贈

黃旺成對於這類的戲劇也表現出高度的興趣與支持。例如 1921 年 9 月 12 日的日記，寫到他與頭家蔡蓮舫一起去樂舞臺看民興社的演出，黃旺成連看了四天，特別稱讚其中一齣演「外國偵探事」的齣目，他寫下了劇評：「盜賊之兇惡令人警，偵探之勇猛令人壯，書記生之俠義令人敬，蘭姑隻守身令人愛」，極力稱讚其人物刻畫之鮮明。可見除了傳統戲曲之外，當時的文人對於文化劇的接受度也很高。

看別人演 不如自己唱

除了看別人演戲、唱戲之外，當時的文人更常自己唱。1926 年臺南南社在運河口舉辦

中秋觀月會時，當天除了有黃欣表演魔術之外，還有許丙丁、戴汝修變把戲。接著大家紛紛唱起車鼓、手踊（日本舞）、採茶戲、婆歌，雖是小戲也是戲曲。後來彌陀寺的王兆麟和尚覺得他們唱得不夠精緻、沒有精神，便忍不住自己唱了一段西皮〈討魚稅〉，聽得滿船拍手喝采。在這場喧鬧活潑的觀月會裡，戲曲表演正是最好的助興活動之一，日治時期文人的生活情趣就從這些活動裡具體而生動地表現出來了。

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對於戲曲之喜愛是明顯可見的，南社的社員陳渭川（1879-1912），曾經組織了臺灣第一個本土京班，

幾乎傾家蕩產的投入，對於臺灣戲劇可說是具有劃時代的地位。

說到戲劇發燒友，最著名就是臺南許丙丁（1900-1977）了，許丙丁在戰後成立天南平劇社，跟著票一起學唱京劇，甚至粉墨登場。另外，臺中樸社張麗俊（1868-1941）也是戲劇愛好者，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裡常常提到他到廟口「玩梨園」，張麗俊所謂的玩梨園除了是單純看戲之外，當然也可能是自己也投入其中學戲與演出。至於黃旺成，則曾在 1919 年間參加定期的「亂彈會」例會，會中活動有時是看亂彈戲，有時則是擊鉢吟。雖然目前還沒有看到黃旺成和張麗俊唱戲的直接資料，但是當時的文人除了聽戲看戲之外，有更多是因為興趣而學著唱、學著搬演的。

不關風化體 縱好也枉然

知識分子看戲最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太「一」，一邊看戲，總是要一邊強調戲劇的教化功能。臺灣的文人大多和黃旺成一樣，終究很難只是單純看戲，所以黃旺成同時代的知識分子，也常在報紙上評論當時來臺的演出團體，並對臺灣戲劇的改革提出建言。1929 年《臺灣民報》刊載了葉榮鐘與筆名紫鵲女士，雙方對於「戲曲成立的諸條件」、「戲曲與觀眾」

等議題的筆戰，也顯現了臺灣文人對於戲曲文化的關切與憂心，對於戲曲的道德意義的重視。

高明在《琵琶記》開場詞裡就說了一句「不關風化體，縱好也徒然」，認為戲曲的價值在於能有風化的功能，但是，戲劇是否一定要有教誨人心的功用、具備教育的功效呢？難道就不能只是單純欣賞美好的音樂、清亮的聲音、感人的情節嗎？

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到底都看什麼戲呢？從黃旺成的日記來看，其實他們什麼都看，可能是在街頭巷尾、或者是在廟埕、或者是在戲園裡看戲，看的戲有高甲戲、梨園戲、北管戲、採茶戲、京戲、歌仔戲、四平戲、閩劇、掌中班，什麼都看，甚至對於新式的改良戲也非常有興趣。就像我們現在打開電視可以看劇，進電影院可以看電影，在網路上可以看日劇、韓劇、美劇、泰劇等各種戲劇影片一樣，選擇很多也很豐富。除了看戲之外，這些知識分子也會自己學著唱、學著演；像我們現在追星一樣，喜歡特定的演員，成為他的頭號粉絲。可見得不管時空怎麼變遷，戲劇裡精采的劇情、演員亮麗的外表、精湛的演技，總是能夠吸引大眾、帶給人們許多的歡樂與趣味。